

记事本

“空山一雨山溜急,漂流桂

子松花汁。土膏松脆都渗入,蒸出蕈花团... 每年农历的九、十月,在茶陵三八区的乡镇,正是各种蕈菇生长的季节,尤其在马尾松树林里的松菇居多,而且品质好,菇肉肥厚,香气浓郁,味道鲜美,是名贵的野生食用菌。采菇松菇,是孩时最大的乐趣和乐事。

小雪那天早晨,邀起几个老友,驱车前往火田镇新华村采菇,去拾拾儿时的记忆,寻找久远的童趣。

车程四十分钟,上午九时到达新华村,早已约好的几个村姑媳妇,笑盈盈地在村口等候。她们身着褂衣或围裙,头包彩巾,脚穿长筒雨靴,手提一个塑料桶和长柄镰刀,热情为我们作陪和当向导。我们“轻车简从”,脚穿运动鞋,头戴太阳帽,只带了两只小塑料制品的菜篮。稍作寒暄,交代有关事项后,我们一同上山。



冬日采松菇

谭穆喜

我们的采菇地,是一座很大的丘岗松林,远望郁郁葱葱,一片翠绿幽深,时有鸟雀飞翔鸣啾喧闹,在和煦冬阳的照耀下,蓬勃着盎然生机。一条弯弯的山路,崎岖不平,初冬后的灌木和乔木植物叶色泛黄,有的在逐渐凋谢,枝桠上挂着残存的零星果子,在风中瑟瑟摇曳。而道路两旁的野菊花,却一团团、一簇簇竞相开放,色彩金黄艳丽,光彩夺目,为我们进山采菇增添一份愉悦。

进入松林,植物茂密,软绵的松针叶下面是层叠的腐枝朽叶,松菇就是在雨季后,于潮湿、地温、阳光、腐植相互作用的微环境里生长出来的。林间地面的松针落叶已不平整,村姑们告知说,下了几天雨,村民们已“捷足先登”采菇了一次,最多的农户一次采到了十多斤。我们这次采菇,只能是“打扫战场”和“收尾”了。虽期望值不高,但能释放心情,也是高兴的。

采菇松菇要安得心,稳得神,吃得苦,耐得烦,从树下找宝,在苦中寻乐。要选时准,最佳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,正是松菇生长鲜嫩时,如时间会长老化、变黑和生虫。要选地好,选落叶丰厚,湿润潮湿,土地肥沃的向阳林地,长出的松菇多而厚实鲜美。要细心和耐心,进入林间,要“眼观六路”,及时发现和采菇长出松针叶“出头露面”的菌菇,还要用手中的长镰刀或木棍,仔细地在地面落叶层的搜索翻找,一旦发现目标,必须小心翼翼,轻拿慢放,它十分娇嫩。其次要善辨别,严格区分有毒菌和无毒菌。与我同来的人,当时很高兴采到了几朵颜色鲜红、金黄特别好看的菌菇,结果经村姑鉴定为毒菇。这种菇稍有不慎误食,会引起食物中毒,危及生命。最重要是注意安全,爬坡越坎时要留意脚步和平衡,防止摔跤。我们遵循在松林里穿行,空气特别清新,山雀在头顶鸣叫,脚踏松软的落叶层,弯腰弓背,十分专注地寻找着“猎物”。虽然已被人采过一次,但这里生态环境好,雨露阳光充足,植物茂盛,松菇还是层出不穷,采到手的松菇,香味真的醉人!

这里除了松菇丰盛外,松林灌木丛中还有很多野山果。有鲜艳红色的小酸枣,一串串,像珍珠玛瑙一样晶莹剔透,色彩漂亮,但味道酸涩。有金黄色透红的,满身带刺的金樱子,“金樱好吃口难开”,就是吃食程序复杂,先要从荆棘丛生、长满刺的树上摘下来,一

现代诗

落地生根

胡鸽

我从家乡带了点种子  
想在城里的阳台上  
栽另一种人生

我试着从绿萝的卑微栽起  
栽葡萄的柔顺  
栽玫瑰的妖艳  
栽牡丹的显贵  
栽爬墙草的趋炎附势 都没成

我又试着栽纹竹的青 没成  
栽蔷薇的紫 没成  
栽兰花的白 没成  
栽月季的红 没成

急了 我索性把自己栽上  
我只想看看 究竟  
什么样的物种可以在这里  
落地生根

散文

雪回故里

丁望生

故里,小朋友是最高兴的,玩雪嬉雪打雪仗是小朋友的专利,顽皮的男孩子们在雪地里相互追赶着,不亦乐乎,小手冻得像胡萝卜。疯丫头们早已控制不住心中的喜悦,她们跑到雪厚的地方堆着雪人,一个个雪人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。她们在雪地里浪漫地造型画图案,雪地上一个个“心”的图案造型、“Love you”,“2021.12”清晰可见。她们捧着雪偷偷地往同伴的脖子里塞,玩的小脸红扑扑,像苹果一般。

雪回到故里,最高兴的是那些女孩和女人。她们在厚厚的雪地和白花花的雪林下玩耍,一点红、一片黄、一团黑,一条绿丝带,一堆赤橙黄绿青靛紫。她们身着奇装异服,长袍短袄,斗篷披肩,帽戴脖围,顶风冒雪,白茫茫的世界里到处是她们的身影。她们用纤细的手指架起三脚

2021年12月26日,一场雪惊喜般地降临。这场雪似乎没有按套路出牌,雪下得突然,没给你准备的时间。不过雪就是雪,雪终于不期而至了,从高高的天上落到了地上,从遥远的天空回到了故里。

雪回故里,凌晨当人们还在酣睡未醒之时,雪选择悄悄地回到了故里。

雪回到了故里,人们兴高采烈,奔走相告,最高兴的当然是我们的农民伯伯,瑞雪兆丰年,有了这场雪,今年的收成肯定不会差。这场雪有益于田地里越冬农作物生长,又能冻死病虫害,减少今年对农作物的侵害。

雪回到故里,小朋友是最高兴的,玩雪嬉雪打雪仗是小朋友的专利,顽皮的男孩子们在雪地里相互追赶着,不亦乐乎,小手冻得像胡萝卜。疯丫头们早已控制不住心中的喜悦,她们跑到雪厚的地方堆着雪人,一个个雪人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。她们在雪地里浪漫地造型画图案,雪地上一个个“心”的图案造型、“Love you”,“2021.12”清晰可见。她们捧着雪偷偷地往同伴的脖子里塞,玩的小脸红扑扑,像苹果一般。

回忆录

童年的火笼

彭新平



这时母亲抚摸着我的手,嗔怪道:“手都冻得冰条样了。”她赶紧从围裙里拿出火笼来,让我把冻红的手握着火笼取暖,一会儿手就暖和了,只是,有时手如果冻麻了,被火笼一烤,手一热就痛痒难忍得钻心。

记得小时候,冬天放露天电影,或生产队开会,人们都会提个火笼去。有时,听见啪的一声,就知道是谁家的孩子又在打瞌睡,火笼掉地上了。每次去看电影,总是时不时地可以听到啪的一声响,这时如若听见了大人的骂声,火笼的木框肯定四分五裂了。其实,不仅仅是看电影或开会才提着火笼去,就是平时串门或去喂猪等也会提着火笼走,除非生产劳动,几乎火笼不离身,因为这东西轻巧携带起来非常方便,人走到哪就把温暖带到哪,这早已成了山村人的习惯。

晚上睡觉前,我们喜欢先将火笼底脚用抹布擦一下,放进被窝里,先把被窝烘暖和,然后再把火笼提下来去睡。有时,舍不得提下来,躺在床上还烤一会儿脚。只是,脚暖和了人极容易睡着,弄不好,睡梦中将火笼一脚踢翻在床上,太危险。不过这方面大人们会非常注意的,毕竟安全是头等大事。

有时,无聊又饿,我们就用火笼来烤红薯,把它们埋入火笼里的炭灰中,微火慢烤至火笼冒出轻烟,香气弥漫诱人时,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把手里的红薯从火笼灰里扒出来,然后稍微吹两下甚至皮也不剥、烫也不顾,就直接送进口中,饱了口福再说,吃得满嘴黑灰,哪还管干不干净,嘴里吃得香甜,脸上洋溢着喜悦。

今天,太平盛世,物阜民丰,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。冬天取暖用具早已各式各样,应有尽有,环保安全,但用火笼取暖的童年时光,印象极为深刻,烙在我的记忆里,抹不掉,忘不了。

小小说

送礼

汤媛媛

九零后的何欢与米乐是一对年轻小夫妻,他们俩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娃,感情一直都不错。当然,有时两人也会为一些小事儿拌拌嘴,不过最后都是何欢去哄米乐,见米乐笑了,何欢也就开心了,他常笑自己就是当“老婆奴”的命!

这天正好是双休日,平时最爱睡懒觉的米乐起得特别早,她一边把一双儿女从被窝里拽起来,哄他们穿好衣服,一边催磨磨唧唧的老公:“快点起床!这不是快过年了吗?我们今天给咱爸妈送礼去!”“遵旨,老婆大人!”何欢嘴里是这样说着,心里却在想:肯定又是去你娘家送礼,什么时候也能给我爸妈送点礼物呢?但何欢只敢这么一想,不敢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口,就算憋成内伤也不敢说。

今天是米乐开车,因为何欢感冒了,吃了感冒药不能开车。当米乐把车停到超市门口,夫妻俩一人牵着一个孩子走进超市。两个宝贝都嚷着要坐超市的购物车,何欢先把女儿抱上购物车,见老婆正要抱儿子上购物车,连忙一把抢着抱起胖嘟嘟的儿子,体贴入微地对米乐说:“我来抱,别闪着老婆的腰了!”米乐笑了,何欢见自己的老婆笑得眉眼弯弯,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老婆笑起来就是好看!”女儿见爸爸只顾着哄妈妈高兴,就撒娇:“爸爸,我笑起来不好看吗?”“宝贝,你笑起来最好看!”儿子撇着嘴说:“爸爸真偏心!还有我,我笑起来怎么样?”说完就笑了,露出了他那两颗小虎牙,特别萌,太可爱了!何欢与米乐一齐说道:“咱们的两个宝贝笑起来都是最好看的!”

选购礼品时,米乐专挑贵的,好的,一下子就塞满了两大

随笔

杨老头与杨喇叭

王琛

说实话,我很怀念那辆生锈的三轮车,以及三轮车上的人;一般情况下,他会戴着一顶很旧,但绝对干净的鸭舌帽,这或许是他唯一的体面。一般情况下,一天中他会在上午和下午各来一次,我已记不清他的眉眼,只知道他姓杨,从家里大门往外看,能够看到他的秤砣和四楼楼梯间堆积的煤球。

家里老人是相当节约的,哪怕废品也要变比三家,于是在经过许多次的挑选后,我家便成了杨老头的固定客户。报纸一块二角,瓶子两毛一个,装食用油的火桶五毛一个,这些出价当然都要比别人家高,我们会把看过的报纸,用过的瓶子全部堆在阳台的角落,等到堆不下了,就去找杨老头;这时,我们只需要站在阳台或者客厅朝他喊,精神矍铄的杨老头便会从楼下停好车,拿起秤往家里来,我们会把一堆堆书整齐、码好放在门口,而且杨老头从不缺斤少两,但不知从何时起,我真的再也没见过杨老头了。

“杨喇叭”是村子里人给他的绰号,杨喇叭不是喇叭,他是村子里的广播员,由于我们村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,原住民大多是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,于是杨喇叭便担起了播送通知的重任。五十元一次,在我们这个村庄算是很高的了,一位清洁工一个月也才一千五百块,而杨喇叭只需将广播内容录到他随身携带的高音喇叭里,围着整个村子走上几圈即可,一般都是在晚上八点开始,用不了多久,最多一个半小时,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沉寂,除了几声狗吠,就只剩杨喇叭的“各位住户,晚上好”了。

我是见过杨喇叭的,和他在喇叭里那粗犷的声音不同,人比较瘦,但是在黑,他从老爷爷走过的那条路上经过,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,他继续着他的工作,好像这就是他生命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

你们一定要耳聪目明、健步如飞。而在他们之后,仍然有许多人会做和他们一样平常的工作,看起来无足轻重,但他们真的不重要吗?不是的,我必须去面对他们清澈、干净的眼神。

